

傅青主医学著作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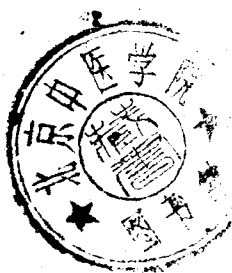
何高民著

山西省中医研究所

样 本 库

傅青主医学著作考

何高民著



山西省中医研究所
一九六二年·太原

52859



此象为傅青主先生五十五岁时系謝彬写真常贊春重摹

目 录

-
- (一) 問題的提出…………… (1)
- (二) 沒有作者的医学著作…………… (6)
- (三) 識破廬山真面貌…………… (13)
- (四) 为什么託名仙授…………… (17)
- (五) 二三瑣碎事考…………… (23)
- (六) 关于傅青主女科和辨症录、男科
和石室秘录的关系問題…………… (31)
- (七) 再来个三榜定案…………… (37)
- (八) 补記…………… (41)
- (九) 后記…………… (67)
- (十) 附录…………… (70)

(一) 問題的提出

傅山字青主，山西太原人。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享年七十八岁。出身于縉紳階級的家庭，性任俠，具有封建社会的正义感，不避权貴，肝胆照人。

十五岁时，以神童取第一名秀才。二十岁时，以举子业不足习，遂讀經史諸子之言，兼习方外黃岐之书，尤重意于經倫濟世之學。穎悟超人，博學強記。二十三岁时，清軍入遼化，攻至德勝門外，对时局異常悲憤。“念我若冠时，命艺少旧裘，塾題試致身，滿臆河山疚”。二十六岁时，妻张靜君不幸病故，即終身不再娶。三十岁时，山西提學袁繼威被閹党巡按张孙振所誣陷，傅青主与同学薛宗周冒着生命危险，到京師去告御狀，終使袁冤得雪，从而也取得政治斗争經驗。

甲申（1644年），当傅青主三十八岁时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軍，以排山倒海的革命风暴，势如疾风扫落叶般地向发展，于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，明朝的腐朽黑暗統治結束了。誰知在新的形势变化中，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，汉奸吳三桂投降清軍，为敌前驅，于五月初三进陷北京，短命的大順王朝也归于失敗了。

清軍入侵，华夏淪亡后，傅青主在思想上引起了划时代的伟大变化，用“未灭塞外匈奴耻无家”和“永矢作愚公”的精神，抱着“生死即旦暮，男儿无故乡，血丹中土碧，骨

白高秋霜”的牺牲决心，对清朝侵略者展开决死的斗争，四十年坚持不渝。傅青主脱下儒服，换上道装，“著黄冠，衣朱衣”，改称“朱衣道人”，隐蔽到阳曲西北的“青羊山”中，把住的石室叫“霜红龕”，成为当时反清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。怀着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，认为是“太原人作太原侨”，以侨居的黄帝子孙自称，故又号“侨黄”。“既是为山平不得”，“为愿青山作主人”，才把原来的字青竹改为“青主”了。“为人储得药，如我病瘥安”，“利他不道苦，自愧未能工”，所以又号公之佗、或公他。“深夜鸣金石，贞坚似有儕”，能象金石般地坚硬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故又号石道人。

傅青主进行反清活动，除用道家的伪装外，还背上药籠在行医的掩护下，“足跡半天下”，云遊各地，寻找“異人”和“真人”（異乎寻常的、志同道合的、真正可称为中国人的人）。“若遇真人买，和籠价不論”，这是傅青主行医的出发点，也是行医的崇高的目的。对于傅青主行医这个根本性的認識，不能容許有絲毫模糊。不但在乡村，而且在太原城内亦公开卖过药，設有“卫生館”卖药处，亲笔写有招牌，字大如斗，笔劲如顏魯公。傅青主行医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联系群众，发展革命組織，以便发动起武装斗争，驅逐滿清，恢复祖国。“神医須武圣，扫万湊奇功”，“漫談无国老，还得用將軍”，“殊功无反忌，兵法寓諸壺”，“广川千万里，智勇一籠收”。

甲午（順治十一年、1655年），当傅青主四十八岁时，由于叛徒告密，宋謙在郑州被捕后不坚定，供出“太原傅青主号朱衣道人等人知情”，被捕后囚于太原府獄中，經数次严訊，受到极为残酷的拷掠，傅青主異常坚定，抗辞不屈，

并絕食九日，以示抗議。由于同難諸友張天斗、張錡、朱振宇、白居實、林木公及蕭善友等人，均无一詞牽連，以及各方面營救，最后張錡、朱振宇、蕭善友英勇就義，傅青主、張天斗、白居實、林木公等人均被釋放了。但傅青主對死難的同志感到異常哀痛，對清朝侵略者更加仇恨，所以一走出獄門就喊出：“病還山寺可，生出獄門羞”，“有頭朝老母，无顏對神州”的呼聲，一直到老年還憤恨地說：“死之有遺恨，不死亦羞淫”！

出獄后第三年的秋天，他就遠到江南云遊，曾在南京停留很久，等待着海外鄭成功、張蒼水的義師反攻復國，準備參加武裝鬥爭。不幸由于鄭成功在軍事上麻痺輕敵，疏忽大意，致使1659年5月圍攻南京戰役遭致失敗，倉惶撤退，傅青主才悲哀地到蘇北海州等地，懷着“望望田橫島”的郁結心情，重回山西了。

清朝統治階級的高壓政策，消滅不了明朝義士遺民的反清鬥爭，才輔之以怀柔政策，于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特開“博學鴻儒科”，企圖收買利誘，分化瓦解。這時，傅青主已年近七十二歲，在反怀柔鬥爭中，始終以無視異族君王的姿態，和用決死鬥爭的精神來進行。被迫應征時，即以年老有病，抗不應征，曾激昂高呼“生既須篤摯，死亦要精神”！后被抬送入京。其子傅眉及二孫隨行，在路上用錐將腿刺破，流血不止，骨瘦如柴。夏秋間到北京三十里外，即以死拒不入京，臥病于崇文門外玉河之南的圓教寺內，依然抗不應試。一看到玉河就引起悲哀，曾感傷地吟出：“潺潺玉河水，發自玉山趾；一段關橋下，一段宮牆里。宮河照娥眉，關河咽遊子”！

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展開了：一方面是漢奸奴才企圖拉下水去，因而王公大臣前往拜訪的，門庭若市，應接不暇。而

另一方面，却是义士遺民在进行反拉下水的斗争，因而“馬医夏畦，市井細民，莫不重山行义，就見者罗溢其門”（稽曾筠：傳青主传）。傳青主犀利的政治眼光，早已看穿清廷的政治阴谋，“原非李北海，卦面为他人”，因而用决死的精神来维护民族正义，用大无畏的勇敢来进行反怀柔斗争。曾写出不少动人心弦的诗篇，一方面揭发清廷和无耻汉奸的阴谋和丑态，一方面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大义来教育和鼓舞义士遺民。但是，狡詐的玄燁对傳青主絕不放过手，虽然傳青主抗不应試，竟于康熙十八年三月下道“特旨”，授为“內閣中书”。傳青主更絕食六日，抗不接受，終于获得胜利而被放还。由于傳青主在反怀柔斗争中更加公开的表现出坚定的意志，頑强的性格，勇敢的精神，高尚的品质，使民族正义大伸，玩弄得清朝統治阶级啼笑皆非，狼狽不堪。同时，也鼓舞和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，所以顧炎武对他评价是：“蒼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”，毫无夸大之处。

傳青主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，而且是一位碩学鴻儒，学識渊博，詩文书画，备受推崇。而且亦精于医，既有深邃的医学理論，又在数十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經驗。“精岐黄术，邃于脉理，而时通以儒义，不拘拘于叔和丹溪之言（稽曾筠：傳青主传）。“避居远村，惟以医术活人，登門求方者戶常滿”（戴梦熊：傳青主传）。“凡沉痾遇先生无不瘳，用藥不依方书，多意为之，每以一二味取驗”（刘紹攷：傳先生传）。“日以医道活人，神奇变化，洩素問之秘”（忻县志）。“以余力致岐黄，擅医之名，山右罔弗知者”（戴传）。“精于医，人称医圣，所至老幼男妇以疾請者，輒留不得去，从容診治，多奇驗，酬之金，不

受也”（蔡璜：傅青主传）。“年八十余卒（？）无能传其术者，至今晋人称先生曰医仙”刘传）。

傅青主子傅眉，字寿髦，号“守丹道人”。甲申时，年十七，即随父参加反清斗争，题诗于山寺云：“率土心齐死，皇天乃不仁！先代曾杀虏，曾孙肯后人”！傅青主精于医，傅眉也精于医，同样背着药筐云游南北，进行反清活动。傅青主博学多艺，傅眉亦博学多艺，同样擅长诗文书画，知名于时。不幸由于长期“糲食鶉衣”生活，使健康受到损害，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五十七岁时，比傅青主早死四个月，对老人精神打击过大，刺激太深，使傅青主异常悲痛，卧病不久，即与世长辞。雪峰和尚在悼傅氏父子诗中說：“父子文章同班馬，青史誰將姓名遺”；魏象樞悼詩中說：“消磨岁月詩千首，寄托声名藥一丸”；陈禱也哀悼說：“石室文星落，吾曹失羽儀”！

傅青主既然是当时北方碩彥鴻儒，博于学，精于医，揆情度理，其医学著作是完全有产生的可能的。但是，为什么却不见其医学著作传世？所传傅青主男科、女科二书，謝誦穆說：“傅青主女科系从陈敬之辨証录中录出”（中医伪书考）；王孟英謂其“文理粗鄙，玷辱青主”。傅青主男科各方，有人說悉見于石室秘录中（耿鑑庭：傅青主医学著作真伪考）。

究竟是傅青主沒有医学著作、还是有医学著作而用其他方式传世呢？以及为什么能从石室秘录中录出傅青主男科、从辨証录中录出傅青主女科？石室秘录和辨証录二书，究竟和傅青主有无关系呢？这些問題，都是我們将要探討的。

(二) 沒有作者的医学著作

这里，我們先要研討几种沒有作者的医学著作，这就是陈士鐸所署“敬习”而传世的“石室秘录”、“辨症录”和“洞天奥旨”三书，最近还发现有抄本“本草辨証秘录”。

在清朝侵略者的铁蹄下，和在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淫威下，士大夫階級中起了不同的分化：有的成为汉奸，媚外求荣；有的成为順民，苟且偷安；有的表面归順，待机而动；有的迫于形势，削发出家；但是，也有不少的正士逸民，既要留头，又不剃发，既要保存自己，又要进行反清活动，于是才换上道装，变为道人，南北云遊，四出联络。然而苦于經濟困难，才被迫兼习医学，既可以糊口度生，又便于掩护行动，更利于接近群众，真是一举三得，因而就成为反清活动的一段手段。象傅青主、呂留良、郝太极等，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。他們碰头聚会的地点，当然不是通都大邑、繁华鬧市，而是名山胜地，深泽幽境的“山龕石室，黃冠之庐”。傅青主对这种情况曾有生动的描写：

“窗外有虎跡，窗內冥坐吟，彪炳此畏友，总胜奴文人”！陈士鐸就是当时的正士逸民之一，是反清斗争的积极分子，活动地区很大，“足跡几遍历宇內”。对陈士鐸这一本质認識，极关重要，否則就会有許多問題难以理解。

陈士鐸字敬之，号远公，別号“朱华子”，浙江山阴人，貧苦知識分子出身，“幼讀班馬之书，长习黃岐之

教”。康熙十七年，“善讀黃岐之書，三十年于茲矣”，估計此時年歲當在五十歲以上。他在本草凡例中說：“余喜浪遊，凡遇名山勝地，往往探奇不倦，登眺時多逢異人，與之辨難刀圭，實能開人心胸，增益神智，苟有所得，必書簡中”。石室秘錄、辨証錄、洞天奧旨三書，陳士鐸謂于康熙年間，岐伯天師、仲景張公傳授于燕市。

石室秘錄首先有呂道人題于燕山的序：“……今陳子注素問內經，余嘆其有志未逮，乃以華元化青囊術動之。陳子愀然曰：吾安得此天上奇編讀之乎？余乃正襟而訓之曰：子欲注素問乎？舍青囊術何以著書尚論為耶？陳子忱之，而余曰：無忱也，吾當招岐天師盡傳之。蓋青囊秘本，華君原得之岐天師者也。陳子載拜受教，余乃邀天師至燕市，而天師又邀仲景張公，同遊客邸，晨夕往還，罄傳方法，共一百二十八門，名曰石室秘錄，即青囊之術也。無方不神，無論不異，陳子得之，乃決奧闡幽，肆力于素問，以大壯其文瀾。而陳子尤以天師傳為未盡，更求仲景張公為之發明，以補天師之所略。……”

其次有岐伯書于玉河之南的序：“……康熙丁卯(?)夏秋之間，遇我于玉河之西，……與之辨難內經，諸書多曾未有。余出秘錄示之，乃手抄行笈，……遂將石室秘錄，令其抄錄一通，存之簡中，以備著書時之考稽也。……”更有署張機題于玉河之南的序：“……陳子遠公，喜讀岐黃之書，三十年于茲矣。于內經治法，實能窺奧，而嘆醫道之不多法門也。……岐伯與余，為之辨難，驚怪咤異；慨然曰：安得天上奇書秘錄，以活後世哉？岐伯乃傳此書，……誠恐旨意深邃，方法過奇，慮人之不信，又請余發明，余嘉陳子活人之心，無有盡期，乃逐門又尚論之，以見醫道之大而精，精

而神也。……”

辨症录陈士鐸的序中說：“丁卯秋，余客燕市，黃菊初放，怀人自远，忽聞剝啄声，启扉訝之，見二老者，衣冠甚伟，余奇之，載拜問曰：先生何方來、得勿有奇聞誨鐸乎？二老者曰：聞君好医，特來辨難耳。余謝不敏，……乃尙論灵素諸书，辨脉辨症，多非世間語，余益奇之。數共晨夕，遂盡聞緒論，閱五月別去。……客曰：奚必託仙以銜奇也？鐸、尼山弟子也，敢輕言著作聞乎？聞二先生教，亦述之而已矣，何必諱其非仙哉？！仙不必諱，而必謂是书非述也，得勿欺世以銜奇乎？书非銜奇，而仍以奇聞名者，以鐸聞二先生之教，不过五閱月耳，數十萬言，尽記憶无忘，述之成帙，是則可奇者乎？豈矜世以銜奇哉”！在**辨症录**凡例中也說：“是篇皆岐伯天师、仲景張使君所口授，鐸敬述推广以传世，实遵師誨，非敢自矜出奇”。

撰**洞天奧旨**序的“**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**家眷弟**陶式玉**”說：“老友陈远公先生，至誠愷惻，慈善為心，讀書抱道，不得行其志。而客遊燕市旅舍，凄其知遇莫逢，拊膺增嘆！有同寓之人，怜其抑郁无聊，詢其行止，知其異鄉落魄，无以為資身計，乃曰：时际艰难，曷若以青囊之術問世乎？远公敬謝不敏，謂固所願也，願无明師指授。……二人曰：子苟有志，吾當不靳所蘊，于是与共數晨夕者五浹旬，講求討論，尽傳其秘。臨別始道姓氏，一曰：吾黃帝師岐伯也；一曰：吾漢武時(?)張仲景也。陈君惊愕下拜，殊悔詢問之晚，而仙踪莫可挽矣。……远翁前后著录二仙真口授之秘，已得八千余紙，業已付梓，行都門矣。洞天奧旨一書，无非二仙秘密真傳，異于時医之治法者，……誠救人之寶笈，萬世之慈航也”。陈士鐸自序中

說：“康熙丁卯（1697）秋，遇岐伯天師于燕市，譚医者五閱月，鐸信師之深，退而著述”。

在本草辨証秘畧凡例中，陳士鐸說：“余躬逢岐伯天師于燕市，得聞岐黃之道，而本草一書，尤想質詢，凡有所誤，尽行改正”。又說：“是書得于岐伯十之五，得于仲景十之二，得于扁鵲十之三，余鄙見其中十之无一焉”。

总之，都是得之燕市所遇到的異人。“余晚年逢異人于燕市，傳書甚多，著述甚富，皆發明素靈奧旨，絕不拾世間淺廋，有利于疾病非淺。惜家貧不能資梨，倘有救世心者，捐資剞劂，余當聲与之，斷不少吝，以負異人之託”。

陳士鐸畢竟沒有辜負“異人之託”，確能“實遵師誨”；實現了对“異人”的諾言，終于使這三種“所列之法，多不經見”，“无方不神，無論不異”，“偶試偶效，再試再效，历久历試，万不有一失焉”的醫學著作，用“中清殿天師岐伯編輯”，“山陰陳士鐸遠公別号朱華子敬習”而刊出，因能“推广以传世”。

陳士鐸所署“敬習”，并非謙虛，實表尊崇。石室秘畧后面尚有呂道人按語一則云：“此書无一症不全，无一論不备，真天地之奇宝，軒岐之精髓也。善用之，成医之圣，豈但良医而已哉！願遠公晨夕研穷，以造化于出神入化耳”。雷真君亦說：“汝注內經，无微不揚，无隱不出，虽岐公之助，然亦汝之灵机，足以发之也。……岐公傳汝石室秘畧，实为医术之奇”。

当时，陳士鐸正注內經，已屬艰巨，又怎能“譚医者五閱月”，从秋天到冬至写出十八万字的石室秘畧，真是談何容易！何况象石室秘畧中正治、反治；順治、逆治；陰治、陽治；虛治、實治；大治、小治；先治、后治；急治、緩

治；本治、末治；深治、淺治；同治、異治；奇治、平治；……等那样严整的一百二十八法，一正一反，有条不紊，不要說治疗内容和方法，就是編排縷列，亦决非短時間內所能考虑成熟。因此，不但呂道人、雷眞君說是岐天師所傳授，陳士鐸也一再交待，并非其著作，而是敬习和敬述。

更为重要的有力反証，則为陳士鐸是南方人，南方用藥分量較輕，而石室秘錄、辨症錄、洞天奧旨三書，用藥分量都重，君臣藥多爲二、三兩或三、四兩。甚至有用五、六兩者，証明为北方人的著作，必然无疑。所以陳士鐸在石室秘錄凡例中說：“二師所傳諸方。与鄙人所采諸法，分量有太多过重之处。虽因病立方，各合机宜，然而气稟有厚薄之分，生产有南北之異，宜临症加減，不可拘定方中，疑畏而不敢用也”。

如上所述，石室秘錄、辨症錄、洞天奧旨三書，决非陳士鐸的医学著作，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。从反面看，如果眞正是陳士鐸的著作，他虽然家庭貧困，沒有自費出版的可能，但却有可以协助他出版的社会关系，也用不着伪託“仙授”。同时，如果眞正是他的著作，伪託“仙授”不但不能提高其著作价值，反而启人疑竇，貶低其社会信仰。如在康熙二十八年出版的石室秘錄，就是陳士鐸同里而神交的金以謀出資授梨，在跋中說：“余与陳子远公，同里而神交，偶得是編讀之，叹为神奇，故亟梓以济世”。在序中亦說：“是書指迷自呂祖，启函自天師，发明自仲景。……吾乃三复斯編，立方固奇，而立論甚正，聚數賢之心思，集古今之精灵，审疾病之几微，定医治之臬鑑。自来医书，亦滋多矣，譬入龙閭海藏，珍宝杂陈，取舍安决？未若斯錄开卷了然，故誠信而刊布，以传海內共欣賞也”。在康熙戊寅

(三十八年)出版年代最晚的洞天奧旨，是由广西道監察御史陶式玉出版，而这位陶式玉，不但是陈士鐸的“年家眷弟”，而且还是他的“高足道徒”。陶式玉在序中說：“余垂髫慕道，千里从师，身执洒扫之事，而空心习靜，虔叩住扃。特以慈韓之望子心切，复涉世务，不宜滥叨仕籍，遂失故吾。然梦寐依依，犹不忘慕道从师之志”。辨症录康熙年間的版本，笔者尚未見到，出版人和陈士鐸的关系，未便臆測，而从上述石室秘录和洞天奧旨二书出版情况看，如果真正是陈士鐸的著作，完全用不着伪託“仙授”，也会帮助他出版。

石室秘录、辨症录、洞天奧旨三书既然不是陈士鐸的著作，但是，也不会有医学著作而无作者，这是肯定而无疑的。作者是有的，亦必然是人而非仙，这又是肯定无疑的。

不难看出，岐伯天师、仲景张公、吕道人、雷、褚、秦等真人，实际上就是陈士鐸所說的“逢異人于燕市”的異人，也就是傳青主在詩篇中所歌咏的“若遇真人买，和籠价不論”，

“龙飞震草木，扫蕩須真人”的真人。这样看来，所謂真人、異人，不是旁人，而就是反清斗争志同道合的同志。所謂仙人，就是反清斗争同志的代号或化名。用迷信的色采掩盖其政治内幕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遮眼法。李瑞微“己未（康熙十八年）二月初謁青主翁先生”詩中，不是曾把傳青主叫做真人嗎？“西方有真人，耳食亦云久，灵兰拣素书，浩蕩扫二酉”。

这样看来，陈士鐸伪託的仙授把戏，不就和盘托出，历历如繪嗎；所以陈士鐸也不得不說：“何必諱其非仙哉？仙不必諱”？他的同里而神交的金以謀，一方面說是“指迷自呂祖，启函自天师，发明自仲景”，而另一方面就直接了当的

說是“聚數賢之心思，集古今之精英，審疾病之几微，定醫治之龜鑑”。其實，金以謀和陶式玉的政治面貌，只要加以仔細分析，明眼人當有領會。一個和陈士鐸同里而神交，一個是雖“濫叨仕籍，遂失故吾”，但“猶不忘慕道從師之志”。而陈士鐸之神、之志，从朱華子的別号上，已經表明得十分明显，不多贅言了。

既然石室秘錄、辨症錄、洞天奧旨的作者是人而非仙，那末，为什么陈士鐸要說是歧伯天師、仲景張公所傳授？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呢？以及为什么傅青主男科能从石室秘錄中錄出，傅青主女科能从辨症錄中錄出呢？難道說這是偶然的巧合呢，还是其中存有可以探索的奧妙呢？

(三) 識破廬山真面貌

洞天奧旨系外科，本文不欲多談。辨症錄和石室秘錄主要部分系內科，二書為姐妹篇。前者以病症為主題，詳論不同治法；后者以治法為綱要，賅括不同病症。如經緯之交織，似織錦之嚴密。立論深刻而透徹，內容豐富而新穎，處方簡潔而意深，用藥奇異而效驗。而其主題，則多注重于脾腎。

二書主要部分，出自一人手筆，不但文理章法相似，辨症論因亦同。且有少數醫方，尚彼此互見（如石室秘錄卷一治水腫用牽牛甘遂方及鷄屎醴散，于辨症錄卷五臟脹門中亦論及）。文筆蒼勁豪放，有燕趙悲歌慷慨之氣；“其文肆而醇，其意深而旨，乃性天之學，非刀圭之書”，絕不蹈襲前人窠臼。既能闡揚內經奧旨，又敢糾正內經錯誤部分。證明作者是有長期豐富醫療實踐的、有識有胆的明經碩彥，博學鴻儒，絕非一般儒醫所能企及。

二書由于用藥分量太多過重，前已證明為北方學者的著作。而在康熙年間，北方博學鴻儒而又擅醫之長，洩素問之秘，這人到底是誰呢？我們認為除傅青主外，別無他人。

首先、從治療方法上舉出三個証據。

如治水瀉，石室秘錄卷一正治法中有“天師曰：脾經之病，如水瀉，乃脾氣不溫，用白朮一兩、車前子五錢，二味煎湯服之立效。……水瀉者，乃一時水氣侵脾，故傾脾而出，用白朮以利腰膈之氣血，用車前以分消其水勢，此正